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105 (Resumption 1)
28 Februar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一〇五次会议(复会一)逐字记录
2000年2月28日星期一,下午4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利斯特雷先生	(阿根廷)
成员国:	孟加拉国	乔杜里先生
	加拿大	瓦莫斯-戈德曼先生
	中国	陈旭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牙买加	达兰特女士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马里	卡塞先生
	纳米比亚	安贾巴先生
	荷兰	哈默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突尼斯	本·穆斯塔法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尔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霍尔布鲁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下午 4 时 40 分复会

陈旭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感谢比尔特先生的通报。比尔特先生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尔干问题特使以来,为促进该地区和平与稳定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多年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为解决巴尔干问题作出了很大努力。联合国在该地区实施了包括维和行动在内的多项活动。有的行动比较成功,有的则没能取得令国际社会满意的成果。因此,认真总结在巴尔干地区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联合国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代表团认为,要真正实现巴尔干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就必须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特别是要遵循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要原则。我们同时认为,各国居于少数地位的民族的权益也必须得到保护。

巴尔干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发展要靠包括南联盟在内的该地区有关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努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目前恢复安全形势,促进难民回返,以及地区经济重建等工作是巴尔干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确保该地区长期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重要前提。

巴尔干地区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在这一方面已经作出了巨大努力。然而,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社会应当继续积极支持该地区国家实现稳定和经济重建方面的工作。但是在这一方面,还应高度重视帮助当地人民实现自主和自力,逐步减少他们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因为巴尔干问题的全面解决最终还要靠该地区国家和人民自己。

中国政府 and 人民一直关注着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发展。我们支持该地区国家和联合国为实现地区和平与发展所作的努力。我们对近来科索沃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深表关切。希望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切实有效地保护科索沃各族居民的安全,保证科索沃

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巴尔干地区各国、各民族从各自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冷静处理历史、民族、宗教和领土等问题。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争端。这不仅符合该地区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

瓦莫斯-戈德曼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们也感谢比尔特先生的通报,并且非常同意这一看法,即困扰巴尔干地区的问题——诸如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人口、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小型和轻型武器扩散以及侵犯人权等——的解决只能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找到。

鉴于这次辩论的互动性和焦点,我们将只就比尔特先生向安理会通报的许多问题发表一条意见和提一个问题。

关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意见,我们认为,联合国行走在必须满足正当的人道主义需求和需要确保孤立由一个被指控的战争罪犯领导的政府这两者之间一条微妙的线上。我们在比尔特先生最近在萨拉热窝讲的话中注意到,针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广泛制裁使腐败和犯罪现象增加。加拿大认为,对该政权实行的制裁继续在孤立米洛舍维奇政府方面起重要作用。此外,如果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愿受益于诸如《稳定条约》等区域倡议,它就必须明确表示致力于改革和建设一个安全、民主的社会。

我的问题是关于黑山。我们同意,我们需要鼓励黑山继续谨慎地进行民主和经济改革进程。比尔特先生提到国际社会需要向黑山提供财政援助。我们将对他关于如何能够在诸如《稳定条约》等区域性倡议中促进这项工作,以及如何能够利用这些倡议以进一步扩大在实现广泛区域繁荣与稳定方面取得的成果的意见感兴趣。

埃尔登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可十分简短。

第一,我要感谢比尔特先生今天上午所作的通报和极有创见的、深刻的分析。我认为,对分裂与合并进行权衡以及确保归根结蒂那些赞成合并的人获胜,这对我们大家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有益的。同样清楚的是,正如比尔特先生所说的,当所有主要

外来角色能够一起努力时,在巴尔干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

正如他还指出的那样,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力扩大同该地区各方对话的基础,以便确保我们设计的任何长期结构能够真正长期有效。这里,我认为他强调如何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打交道的难题是有益的。

只要那些被起诉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们仍然执政,显然对此问题就不会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但在这方面我不同意拉夫罗夫大使今天上午所说的话,解决的办法不在于以某种方式削弱有关机构和因素的份量,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危害人类罪毕竟就是危害人类罪。我们都不应忘记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忘记该法庭是一个中立机构,是在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必须使它能够履行其职责。

正如比尔特先生正确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问题相关的是黑山。黑山的局势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也是我们关切的问题。我非常希望听取比尔特先生对黑山局势将如何发展和整个国际社会为确保该局势不恶化可采取何种措施的观点。

最后,正如德雅梅大使所强调的那样——我愿指出,我几乎同意他今天上午所说的每一句话——这将需要国际社会在长期持久的基础上提供持续的支持。我们都知道特殊的科索沃问题,正如许多发言代表所指出的那样,下星期我们将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但我愿指出,上周末联合王国宣布将其对联合国科索沃民警部队的捐助增加一倍。我们希望,这是一项重要标志略微表明我们大家愿意弥补在该领域存在的巨大差距。

安贾巴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祝贺你及其贵国代表团组织这次会议,并热烈赞扬和感谢秘书长特使卡尔·比尔特先生就巴尔干局势所作的全面和有益的情况介绍。

我国代表团铭记东南欧洲人民今天所面临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复杂性,欢迎讨论巴尔干全面局势的这次机会。我们沮丧地注意到,东南欧洲的全面局

势总的来说是由于政治不稳定造成的;而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前后的各项事件。导致联邦共和国解体的战争在其过程中摧毁了现存的商业市场,中断运输联系和制造了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听说过的难民问题。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的数量;财产的破坏;家庭的破裂和也称之为种族清洗的疯狂屠杀在该区域和其他地方比比皆是。然而,该区域的社会历史为设想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提供了背景。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秘书长、欧洲联盟成员国和实际上国际社会的其他各方的意见,即东南欧洲稳定的区域框架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和相关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为基础。

巴尔干的安全局势最近又发生了科索沃米特罗维察镇所发生的事件,这要求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在区域框架范围内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同时考虑到不同社区的文化特点和敏感度。我们表示希望,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米特罗维察发生的暴力不会进一步升级而破坏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的实施。我国代表团期待在适当时机听取对该局势的情况介绍。

我们认为,为了解决巴尔干局势问题,国际社会应召开一系列区域安全会议,以便拟定一项全面解决方案,该方案除其他事项外应详细解决如下内容:

第一,必须保证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体面返回其家园和原籍国的权利,并归还他们的财产。第二,应该审查和调整《稳定条约》,以便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包括在内。第三,应该提供机构能力建设、培训和社会经济方案,以协助这些国家加入欧洲联盟的广阔经济市场。

国际社会应该向巴尔干人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重建社会机构和经济稳定,同样重要的是,巴尔干人民必须同国际社会合作,促进他们融入更广泛的欧洲经济体系。在此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在萨拉热窝举行的认捐会议,为该区域筹措足够的资源和为建立《稳定条约》采取共同立场。

最后,我们向各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和目前以某种形式参加维持巴尔干和平与

稳定行动的其他国际组织表示敬意。

达兰特女士(牙买加)(以英语发言):同前面发言代表一样,我谨感谢比尔特先生对巴尔干局势的情况介绍。如果要实现比尔特先生谈到的持久稳定,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必须采取行动;我们赞赏比尔特先生对此进行的坦率评估。我们感到赞赏的是,他作为秘书长关于巴尔干问题的特使的地位使其处于一个非常有益和有利的角度,使其能够看到各国的问题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并指出必须实现能够包括整个区域的全面解决。

正如比尔特先生指出的那样,90年代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际社会都在处理巴尔干地区。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乐观的理由,但我们认识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最近在科索沃发生的暴力事件表明,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令我们关切的是,象发生在米特罗维察的事件将进一步推迟脆弱的和平进程。

我们同意,联合国仍然可以在巴尔干建设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认为,加强和平与安全是该区域发展,包括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充分融入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和平共处与建立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对巴尔干的长期发展是关键。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绝不能有基于宗教、民族或种族的歧视,因为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因此,我们强烈谴责任何基于歧视的种族暴力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强调我们重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如果要坚持建设和平、重建和发展的努力,就必须在若干方面继续进行工作。这些方面包括行政改革;维持法律和秩序,包括建立有效和高效率的司法和执法制度;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家园;打击腐败;以及全面加强文明社会。

加强当地机构和建设能力也是建设和平努力的组成部分。这些努力本身并不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我们认为联合国在巴尔干和整个区域的建设和平努力的最后成功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包括领导人的坚定的政治意愿、区域合作、以及国际社会

协助该进程的承诺。

《东南欧稳定条约》所体现的区域合作框架表明必须协调该区域的各种主动行动,我们希望这些将提供一种动力促成重建巴尔干和促进该区域融入更广泛的国际社会。

我们同意比尔特先生的看法,即必须进行可以作为共识基础的对话。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任何持久的协议必须满足各方的起码要求,但绝不能满足任何一方的最大要求。因此,我要祝贺比尔特先生在该区域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并且祝愿他继续取得成功。

卡塞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的巴尔干问题特使卡尔·比尔特先生所作的非常有启发性的通报。巴尔干局势是复杂的,该区域的稳定远远没有实现,米特罗维察最近的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仍然有乐观的理由,因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进行讨论,以便寻求彻底和全面地解决巴尔干的长期冲突。我们支持比尔特先生所作的努力,我们坚信,除其他外,民族和解、重建、团结、安全和区域性办法仍然是任何全面解决巴尔干冲突的办的支柱。

安全理事会必须充分支持寻求一种区域性解决办法,以保障正在进行的所有谈判。我们祝愿比尔特先生在履行他的使命中一切顺利。

本·穆斯塔法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的巴尔干问题特使比尔特先生就该区域局势所作的坦率和全面的发言。我认为,他在发言中所提出的寻求解决巴尔干危机的办法是基于对该区域局势的深入了解,具有全面的特点。

我国一直密切地注视巴尔干的事态发展,并欢迎各方正在积极努力建立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我们要特别鼓励巴尔干的各种和平特派团,它们正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积极的成果。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是巴尔干问题的核心,使国际社会能够评估局势的发展。我们要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命运表示关切,我们呼吁各方促进他们的返回,并

寻求解决这一重要的问题。在这点上,我们欢迎所有人道主义机构的可嘉努力,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认为,欧洲联盟所拟议的《东南欧稳定条约》代表着巴尔干地区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适当的构架,应当迅速地加以落实,通过促进该区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发展和加强安全,来转变为现实。

我也认为,将该区域纳入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将促进统合,使所有极端主义势力边缘化。

我们也要赞扬东南欧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三次会议在布加勒斯特所通过的睦邻、稳定、安全与合作章程。这在该区域的历史上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并证明各方承诺对国际社会的努力作出积极的回应,以恢复对该区域未来的信心。

哈默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比尔特先生的通报,以及他对巴尔干问题的深刻的分析。从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在米洛舍维奇政权仍然在贝尔格莱德掌权的时候,国际社会不可能希望实现巴尔干自我维持稳定的目标,这不仅是因为米洛舍维奇先生及其集团受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起诉,而且也同样因为他们继续是比尔特先生所谈到的暴力分裂倾向的主要代表。

自 1991 年 6 月 25 日以来,他们一直是暴力分裂倾向的主要角色,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科索沃和黑山这样做。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是塞尔维亚人民制止米洛舍维奇先生及其同伙的分裂主义分子,仿效前南斯拉夫的其它共和国的榜样,选举一个民主的政府,同巴尔干的其他人民共命运,展望区域合作与统合的新前景。

《稳定条约》为该区域重建的一个全面的办法提供了最可行的框架。需要条约各方优先注意的一个问题仍然是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自愿返回。同目前正在讨论的基础结构大项目一样,在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自愿返回问题上的合作对自我维持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希望,该问题将纳入即将在下个月区域筹资会议上讨论的快速启动的一揽子方案中。

霍尔布鲁克(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抱歉错过了今天会议的大部分,但非

常荣幸现在能在此开会。主席先生,和你一样,今天我同样必须参加与此同时举行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同皮特博士的会议和关于艾滋病和非洲的讨论,我认为他们是争取我们大家在解决非洲的艾滋病问题方面密切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我特别抱歉没有听到我的好朋友秘书长特使的讲话。但是,今天上午我已同他谈了许多,并且通过同事们给我的报告,我对他的立场有相当了解。

今天我参加安理会的主要目的是从个人角度谈谈卡尔·比尔特,因为根据他自己所写的书,我是造成他今天这样的原因,因为我首先在华盛顿的一次秘密面试中请他担任这一工作,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一次工作面试。所以,我今天来这里向他道歉和表扬他。自从他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非常有趣地描述的 1994 年那一次会面以来,我们一直是朋友和非常密切的同事,而且作为代顿和平会议的一位共同主席,他是我在非常重要时刻的最密切的同事。我高兴秘书长给了他这一重要的任务。我要公开申明,我国政府极其认真地听取卡尔·比尔特所说的每一句话,不仅仅因为他代表秘书长,而且因为他在这些问题上的广博经验和权威。

我认为,卡尔·比尔特今天给我们的报告应该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对我们有所鼓舞,并使我们注重我们需要作些什么,以取得进展。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有两点:国际社会的领导——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它在结构上略有不同,但是涉及的都是同样那些国家,虽然结构不同;第二,迄今和自从 1991 年以来危害整个巴尔干的根本问题就是贝尔格莱德领导的目的与企图。

第一点是一个资源、领导和意愿的问题,而且我们常常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之间,或者在美国和欧洲联盟之间,或者在个人之间有机构间的竞争和公开批评,但事实上我们都有同样的目标,都在为争取同样的目的而努力。这种批评有的并不意外,我也不很在乎。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牢记我们都是同一个队伍,争取同样的目标,这在波斯尼亚就是使《代顿和平协定》行之有效。

关于波斯尼亚,卡尔·比尔特所报告的有的内容使我感到鼓舞。我认为,我们应该极其认真地考虑他对难民返回少数民族地区和加强联合机构问题的意见。驻波斯

尼亚高级代表办事处对我们是否成功极端重要。该办事处现在已有欧洲联盟三名杰出代表,卡尔·比尔特本人、卡洛斯·韦斯特多夫,现在又有沃尔夫冈·佩特里奇。我们必须支持他们。

关于该地区,我完全赞成卡尔·比尔特的意见,即新当选的梅希奇总统和拉昌总理政府是一大进步,而且我认为,该政府在该地区将面临的头号考验将发生在莫斯塔尔。我认为,在莫斯塔尔发生的情况将决定波斯尼亚的未来。它是欧洲目前最破碎的城市——米特罗维察是最危险的城市,莫斯塔尔是最破碎的城市。在莫斯塔尔,我认为萨格勒布是关键。我呼吁我们来自克罗地亚的朋友帮助修复破碎的莫斯塔尔城。

正如卡尔已正确地指出,我们仍然受贝尔格莱德政权行动的妨碍,我们还仍然受一些已被起诉的战争犯仍然逍遥法外的事实的妨碍。我认为,战争罪行法庭和其他方面应该重新振作努力,将已被起诉的战争犯绳之以法。今天我将不多谈科索沃,因为我知道下星期已经安排有一次有关该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上将由莱因哈特将军和库什内尔先生发言。但我确实要大力的欢迎联合王国周末宣布,他将把他对科索沃民警的贡献增加一倍。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行动,我认为他将帮助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驻科部队实现其目标。因此,在保留在下星期的重要问题上进一步谈科索沃问题的同时,我要赞扬你主席先生召开今天这次会议,赞扬卡尔·比尔特先生的报告。我鼓励他继续充当秘书长的耳目,让我们安全理事会,并通过我们让国际社会了解他的意见,即我们能做什么,以便在波斯尼亚实现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执行《代顿和平协定》;和在科索沃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在科索沃的目标比较艰难,比较难以实现,但是我相信,有他的帮助,我们定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阿根廷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卡尔·比尔特先生向我们介绍他的看法和他非常精确和详细的报告,因为他在巴尔干的经验,他的意见和报告非常宝贵。

我们认为,在巴尔干实现和平与稳定的一项长期战略有赖于从执行政治、经济

和社会改革,到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和解,以及这些国家内人民之间和解的整套因素。因此,他既涉及国内,又涉及国际,有时还有几世纪的历史背景。正如比尔特先生提醒我们,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该世纪的最后十年一样,曾是巴尔干的一个大动荡时期,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就发生在那里。只有在所有参与者——人民和领导——都认识到必须在一个多元化的框架内共同生存时,才能克服该地区分裂的力量。这是建成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的基础,除此我们只会有一个被恐惧、暴力和不宽容所统治的社会。这方面我们感到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适当解决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困境。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进程,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本组织协助预防进一步的对抗,并为该地区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创造必要条件。

我现在恢复行使主席职能。

我请比尔特先生发言,以便他能回答大家向他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比尔特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一直在感兴趣地听取各位成员的评论。我将努力回答所提出的所有或者大多数问题。我深感满意地注意到,在建立该区域可持续稳定的结构方面所提出的大胆设想和所开展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此外还达成了这样的谅解:我们尚未实现这一目标--用婉转的话来说就是,前面有着重大的挑战,而且这这将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一些发言者提到了科索沃局势。我不想谈论它的细节;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和莱因哈特将军下星期将来到这里,而且正如霍尔布鲁克大使所说的那样,安理会将举行一次关于科索沃详细情况的重要会议。但是我只想强调我已经说过的话:科索沃是一个地处不稳定区域的难以处理的小地方。联合国所担负的实际上管理科索沃事务的任务是复杂的,这不仅是由于不存在任何和平协议,而且也由于该区域存在不稳定状况——一些发言者提到过这一点——以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局势。

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出了一些涉及在该区域采取的广泛对策的问题:对所开展的不同尝试的协调以及我们对待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方法。我要说——

我想我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以区域解决办法来处理各种问题从联合国系统伊始就已存在,尤其是鉴于联合国系统在 1990 年代初应要求处理这些不同战争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它们实际上是区域性质的:将这些问题分割处理是行不通的;需要处理整个区域的问题。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主张采取区域办法。

《稳定条约》是一项欧洲联盟提出的倡议,它得到了其他主要大国的支持。它发起于去年夏季,反映国际社会认识到不能孤立地处理该区域各国;必须面向整个区域。我一直在致力增强联合国系统对有关《稳定条约》的必要的支持。我们现在正着手举办若干重要会议;我记得,是荷兰代表提到了三月底将举行的筹资会议。

但是,我要说,关于《稳定条约》——这些是负责处理这个问题的该问题特别协调员博多·洪巴赫先生非常赞同的话——该条约是一个双向的进程。跳探戈需要两个人。它不是该区域国家执行项目的一个筹资机制。它也是这些国家自己将采取主动,开始合作的一项承诺和决心。要让一方开展努力,就需要另一方也作出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要强调,在那里发生破坏性极大的战争之后,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该区域的重建。正如我在今天在情况介绍中已提到的那样,我通常提到三个“R”。我认为它们非常重要。首先是改革;所有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地都需要开展实质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第二是和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字眼,但是对于战后向前迈进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第三是重新整合;这之所以必要不仅仅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且也出于明显的经济原因:如果我们不能让那里存在贸易流动和商业接触,不在那里实现融合,那么我们绝无办法重振这些国家的经济。

因此,需要进行改革;需要实现和解;需要重新整合。这是稳定条约所提办法的一部分。

有鉴于此,我深信,在我们逐步实现该区域政治解决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超出目前已提出办法的事情。需要有一个其范围、力度和对未来展望都超出迄今已提出的计划的结构。

关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塞尔维亚,我记得,加拿大代表曾说过,联合国正在走一条微妙的路线。我想这是时下的一种暗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关心普通百姓;我们希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塞尔维亚,有相当多的人处于相当绝望的境地。我记得,俄罗斯联邦代表曾提到,这很可能是欧洲最大的难民群;他们所在的国家很可能是欧洲现在最贫穷的国家,因为战争的后果以及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改革进程致使该国的状况恶化到了极其绝望的地步。

因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机构正在努力提供帮助。但我们到那里是要去帮助民众,而不是为政权提供资金。这一区别是重要的,它也需要我们保持警惕,因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结构在某些程度上是蓄意腐败的,我之所以说“蓄意腐败”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它们所建立的结构实际上是要为政权筹集资金,而不是要帮助民众。我们当然必须保持警惕,不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且也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我们希望我们的钱送达穷人手中,而不是成为一个难以用其他办法来为自己筹集资金的政权的供资机制。

我并不认为没有南斯拉夫,没有塞尔维亚,该区域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会得到解决。我们希望塞尔维亚,我们也希望南斯拉夫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只能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遗憾:南斯拉夫在很大程度上已将自己孤立起来,首先是在其领导阶层中保留了那些因危害人类罪而受到国际法庭起诉的人——我们的政策向来是不与此种人打任何交道,而且我认为这必须仍然是我们今后的政策。它不开展必要改革以建立一个能够运作的民主生活并建设一个能够运转的经济,使它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些更加困难。这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但是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该区域的一个大问题。

一些代表也提到了黑山局势。我要指出,我非常担忧那里局势的不断发展。我认为,它正朝着坏方向发展,其速度比我几个星期前所能预见的要略微快一些。其原因在于我们在实地所看到的米洛舍维奇正在采取行动,集结部队以及增强直接干预能力。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他正在积极为实施这一选择而创造先决条件。我们已看

到他设立特别的所谓军事警察单位,而这些单位显然是按照政治忠诚程度征招的,而且目前部署在黑山各地的重要地点。我们看到他在黑山设置特别的单独电视网,该网络由军队安装在军事设施上,目的是使之成为任何公开干预行动的宣传臂膀。

这些行动完全不符合南斯拉夫的联盟宪法。它们会使塞尔维亚与黑山之间的局势恶化,而努力寻求解决办法对南斯拉夫所有友邦都有好处。这些不仅是该区域稳定方面的一些忧虑,而且我认为,也威胁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生存。

我被问到能够做些什么来提供帮助和支持。显然,能够做的一件事是突出正在发生的情况,并突出国际社会的关切,因为这些行动确实具有区域性影响。另一件事当然是愿意和能够向黑山当局提供财政援助,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该当局受到某种双重制裁,这是不幸的。

我知道,欧洲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努力。需要进行更多的努力。联合国系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向黑山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提供此类援助方面非常积极。由于政治和其他因素,需要此类援助的人相当多。

一些发言者——马来西亚、突尼斯、纳米比亚、荷兰代表——强调了难民回返的问题。我必须特别强调,我认为,不仅出于显而易见的人道主义原因,而且我还要说在该地区未来政治稳定方面,这一问题极为重要。

现在不完全肯定,被驱逐或被赶走的每一个人想要返回曾经发生过骇人听闻事件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剥夺人民返回的权利,我们就会给未来造成一个困难的局面。被剥夺返回权利的人变成该地区未来复仇的种子。这对该地区政治稳定是有害的。

在这一方面,在《稳定条约》的框架内,自 1990 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在绪方夫人领导下运作的人道主义问题工作组继续其工作。我们正与《稳定条约》讨论有关将该工作组的工作进一步融入经济援助和制约性等等工作的不同方法。

最后谈谈波斯尼亚,这使我要提到霍尔布鲁克大使和他所说的友好的话,从乔治

敦区开始。这也许有点不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范围。我认为,他和我本人都对该国和他在 1995 年所取得的成就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当时有幸在那个进程中出了一点力。我认为值得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项非常雄心勃勃的和平协定,但在波斯尼亚存在着主要问题。我们正在取得进展。当然这种进展要比我们当中一些人所希望的要缓慢,但是取得了进展。

我倒是希望看到波斯尼亚领导人显示出更强烈的责任感。我特别感到失望的是,几星期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会甚至拒绝审议选举法草案,而这些选举法对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共同国家和共同社会是必要的。但尽管如此,正在取得进展。我要支持霍尔布鲁克大使就莫斯塔尔、以及就克罗地亚新政治领导层在克服波斯尼亚问题的这一特别困难的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作的评论。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我认为我们就能够在其他波斯尼亚问题的所有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这使我最后谈谈可能是我发言中的要点之一:即尽管我们确实在 1995 年在波斯尼亚达成了一项和平协定,规定了战后波斯尼亚国内结构的准则以及波斯尼亚在该地区的对外地位,我们在科索沃问题上是没有这些东西。这使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及其任务尤其困难。这使一项寻求靠自我维持的稳定结构的区域性议程尤其困难。

我们必须愿意开始在安理会考虑我们如何能够推动导致科索沃和平解决的政治议程,同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贝尔格莱德局势继续存在,这种进展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不应该制止我们的努力。

此外,我们也许能够继续开展在 1990 年代早期开始的工作,坐在议席旁的我们当中一些人当时积极地参加了那项工作。需要承认,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直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在欧洲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的地区实现自我维持的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比尔特先生所作的说明以及他就在辩论中向他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

我要向出席我们会议的秘书长表示欢迎。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要对再次要求发言表示歉意,但是我要就比尔特先生对我的一些问题所作的答复、特别是对他就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交往的前景所作的评估发表意见。

安理会成员可能记得,我曾经问过安全理事会决议是否有可能得到执行,区域和全面处理巴尔干问题的方法是否有可能得到确保,如果我们故意孤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听到对这一问题作出任何答复。我听到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可能与米洛舍维奇政府交往,因为该政府由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个人所领导。

我曾经有机会说,我们认为,该法庭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已政治化。例如,如果该法庭要起诉该地区或其他国家的其他人,或者该法庭要起诉南斯拉夫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大众媒体中一直暗示,这种事情是可能的——我们将如何反应:我们大家将成为该法庭决定的人质吗?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但与此同时,这太简单化。生活总是更加复杂,并且不允许把每一件事情都强加于一个人或一个政权。

比尔特先生说,米洛舍维奇总统正准备对黑山采取某种行动,我们最近也听说,在科索沃米特罗维察挑起动乱的正是米洛舍维奇总统。但是,没有人否认,正在持续的这些事件是极端份子的过错。并且由科索沃解放军前成员所挑起。科索沃解放军尽管在纸面上不复存在,但它产生了某些带有新称号的新团体,这些团体正从科索沃等地方侵入塞尔维亚其他地区。

如果我们在这里公开讲话,并且公开批评贝尔格莱德政权,那么也公平地评价邻国可能也是公平的。正如媒体有时提醒我们注意的那样,这是因为武器和毒品继续非法越过边境首先流入科索沃。但如果我们争取对该区域的问题遵循整体的区域办法,就不应在安全理事会中忘记这一点。这一整体的区域办法要求我们对那里正发生的一切说实话。如果我们采取把一切仅归咎于一个政权的立场,那么整个的整体

区域办法就受制于这种分析。

但我要重复我今天早些时候说的话。如果投票者在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选举中肯定目前的领导人,那我们怎么办?是建议用暴力推翻这一政权吗?还是说我们需要再等四年才使南斯拉夫参与寻求整体的区域办法的努力?

最后,我以我今天上午开始时的话结束:即南斯拉夫是代顿进程的一个正式成员。它是第 1244(1999)号决议确定的各项协议的充分参与者。南斯拉夫是安全理事会就普雷维拉卡通过的解决原则的正式参加者。在无南斯拉夫的情况下执行这些决议是不可能的。我呼吁我们大家根据必须执行这些决定的事实而决定我们的立场。通过孤立一个合法掌权的政府来执行它们是不可能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首先为很迟参加安理会会议抱歉,但这是我返回的第一天,有一些紧急问题要处理。然而我想出席本次会议,聆听比尔特先生的发言并参加这次通报会。

我想说你们今天从比尔特先生那里听到的,将是一系列关于该区域的讨论和通报之一,你们今天听了比尔特先生的通报,下面将听我的驻波斯尼亚代表克莱因先生的通报,然后将听会从科索沃赶来的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和赖因哈特将军的通报。

我认为我们必须讨论该区域及科索沃,因为我们正在十分困难的地区行动。不了解那里发生的情况,我们就极难取得进展。我将在四月份以一份全面的报告作为这些通报的后续行动,该报告将涉及该区域正发生的情况和我们在科索沃的行动,以便我们能够取得进展和以对情况更广泛的了解作出决定。

我认为拉夫罗夫大使提出他的问题是正确的,但我不认为应由比尔特先生回答问题。我认为我在四月份提交报告时会提出一些这种问题。我认为所提出的问题对我们的活动、选举和其他事情有很大影响。如果我们要进行选举,如果我们要使塞族人登记和参加,我们能在不征询贝尔格莱德意见情况下在塞尔维亚登记他们吗?这

涉及到各种问题,都会提出来。我不认为应由比尔特先生回答。

所以我要请求俄罗斯大使耐心一些。这些问题正在讨论,我们会回头处理的。我认为比尔特先生今天集中于区域问题,不想僭越安理会将听其通报的库什内尔先生的作用。我认为其中一些问题应留给他。所以如果拉夫罗夫大使要耐心的话,我们将回过头来处理他提出的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5 时 45 分散会